

於梨华



飘零何处归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67/808

2008

於梨华

飘零何处归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飘零何处归 / 於梨华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7

(百合文丛)

ISBN 978-7-5399-2765-7

I. 飘... II. 於...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4479 号

书 名 飘零何处归

著 者 於梨华

责任编辑 江山华

责任校对 郑 毅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20 千

印 张 17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765-7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独忆斯人来

- 003——来也匆匆——忆张爱玲
007——拜访冰心
012——C. T. 二三事
018——三十五年后的牟天磊
021——悼吉铮
030——又中秋
033——三相逢
035——找到妹妹
042——探望姨妈
049——未亡人
054——长短调
057——猛然回首四十年

留美生活

- 063——我的留美经历
075——窗外一棵玉兰树
081——无车道·独行·小雨
088——书桌
092——别艾城
101——车房拍卖

家事往昔

- 111——亲情·旧情·友情
117——上海,我生长的地方
119——童年玩伴
121——探母有感

- 132——寄小安娜
136——女儿三十岁
144——归去来兮
148——一瞬间，五十年

家的旅程

- 157——记得当年在台北
165——别西冷庄园
169——再来水城
183——搬家杂感
193——再谈搬家
196——我回来了

迢递千里

- 209——黄石公园来去
216——又见旧金山
224——南斯拉夫点滴
232——匆匆来去巴西
240——我看到的新加坡
255——新德里来去



来也匆匆——忆张爱玲
拜访冰心
C.T.二三事
三十五年后的牟天磊
悼吉铮
又中秋
三相逢
找到妹妹
探望姨妈
未亡人
长短调
猛然回首四十年

独忆斯人来

来也匆匆——忆张爱玲

演讲是下午三点到四点，然后是半个小时学生发问。她订了一点半的飞机，由波士顿来。一小时内可到。我从中午起就开始紧张，从我家到飞机场只需十分钟车行，我巴巴地一点即出发。夜里虽落了场雪，但有大太阳，溶了不少，一刻钟也就到了。早到。恰又碰上班机晚到二十分钟，我在候机室不知兜了几十个圈子，外加两杯黑咖啡，更显亢奋，见她下机时那份安闲才宁静下来。

记得很清楚，她穿一件暗灰薄呢窄裙洋装，长颈上系了条紫红丝巾。可不是胡乱搭在那里，而是巧妙地协调衣服的色泽及颈子的细长。头发则微波式，及肩，由漆黑发夹随意绾住，托出长圆脸盘。眼珠有点突，没戴眼镜（通信中知道她戴眼镜的），想必有隐形镜片，所以看人时半抬下巴，半垂眼睑。我不认为她好看，但她的模样确是独一无二（one of its kind）。

时间已很紧迫，但她步伐悠缓，我当然不好催促，只说我去把车开来，在二号门等你。她进车第一句话是：我在飞机上时，就猜想你开的是红色跑车。我倒一愕，没答。我开的是辆小型 Volvo，不是跑车，却确是红色的。到学校时，已迟了十几分钟。但她却说要去洗手间整理一下。我虽十分焦灼。但还是领着她去。她在镜前捋一下头发（其实是一丝不乱），审视一下脸上十分清淡的化妆，满意了，才由我带入教室，已迟到了二十分钟。我先对列席的教授及学生说明飞机误了点，向他们道了歉，才介绍讲演者。

记得很清楚，
她穿一件暗灰薄
呢窄裙洋装，长颈
上系了条紫红丝
巾。

那天她的讲题是：“The Exotic West: From Rider Haggard On”（“西方之异国情调：从哈葛德讲起”）。在通信讨论讲演时，她说好了以演讲方式。但那天演讲时，她则念了稿，想必是因时间比预定的局促，念比讲快。内容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她的英文字正音润，十分道地。讲完有人发问，她也十分清晰但又十分简扼地回答。发问之间有冷场时，我坐在台下忐忑不安，她倒神态怡然，毫不窘迫。时间一到，她略点头，即走下台来。比较文学系为她准备了茶点，她推说要赶飞机，即辞谢了，只同系主任握了手道别。

她回波士顿的班机是六点半，时间绰绰有余。我不肯放她走，坚持要留她吃了晚饭才送她上机。她说：晚饭吃不下，不如一起去喝点饮料。我随即带她到学校近处的小咖啡室，问她要茶还是咖啡，她说：我要一杯香草冰淇淋苏打，说完对我企盼地望着。高杯冰淇淋苏打来时，她露齿一笑，那神情完全像孩童骤获最切想的玩具一般。她对我看的眼神及吸第一口冰淇淋苏打的神情我再也忘不了！

她那么有滋有味地吃着，即使我有无数问题，都不忍提出来，唯怕打断了她的乐趣。等她吃完，我要为她点咖啡，她摇摇头，非常满足地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纵使我满脑子里的七巧、季泽、薇龙、乔琪、流苏、柳原等人物想蹦出来，要我问她他们的来龙去脉，我也觉无从问起。即使问了，她也不会作答。何况她的确有点疲累的样子，我不忍心扰她。

我一共见过她四次。第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夏志清带我去看她。那时她住在纽约市百老汇六十几街上一个高楼的小公寓里，十分局促。大概公寓小，更显得她人细高。实际上她不大，但的确比一般东方女性高。高而细。她脸盘大，不能归入瓜子脸、鹅蛋脸这一型的。眼珠略突，嘴巴不小，更不属于丹凤眼、樱桃小口类的。她是独具一格，且是令人注意的那种。她口音稍带上海腔。很细柔。她话不多，却不是因怕羞而不说的那种。

第二次是我们三人一起去百老汇九十一街“全家福”吃

她是独具一格，且是令人注意的那种。

早点。别的不记得了，只记得她吃扬州汤包时十分缓慢。一顿早餐，只吃了两三个汤包，喝小半碗豆浆，一点不像一般中国人偶吃中餐时那么“急猴猴”。后来看到她喝冰淇淋苏打的样子，才恍悟她原是偏爱西食的。第三次是一九六九年在波士顿开亚洲学会时同她、夏志清、庄信正四人吃过一次中饭。最后一次即是请她来我校讲演，盘桓半日，虽没谈什么，却从她举止行动看到她实在是稚童般的无邪及稚童般的能完全沉浸于自己小世界里的人。而另一方面，却又能创造像《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这般叫人百看不厌而每看一次都要击案叫绝的错综世界！

那次吃早餐时她讲过她不在意百老汇的纷沓吵杂，她在高楼上，望下来是车水马龙、熙攘的人间，各种声音，各种气味，一点不妨碍她的写作。对，她有超人的、特异的五觉：视、闻、味、听、感，于是她的作品才有精致的色彩、声音、服饰、景色、气味、行动等等无人能及的描述及展示，但她却不愿同世间人打交道。在她给我的信中，有一封她曾说：“我到台湾去的可能性不大，台湾有许多好处都是我不需要的，如风景、服务、人情之类。我需要的如 privacy，独门独户，买东西方便，没有用人，在这里生活极简单的人都可以有，港台都很难……从出了学校到现在，除逃难的时期外，一直过惯了这种生活，再紧缩点也还行。寂寞是心境关系，在台湾如找我的人多些，也只有多得罪人……”这还是一九六八年写的。她的生活则一直顺着这规格走，一年比一年更把自己隔离起来，更不愿同世间人打交道。直到她死，伴着她的是她自己，以及她塑造的、别人忘不了、她自己不能忘的诸多人物。

我同她通信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底。我在州大开的课是英译中国现代小说，材料中必有她的《秧歌》，《北地胭脂》（《金锁记》改写而成的英文版）。七十年代英译本很难找，十几本《秧歌》，是她的私藏，全部捐给了我。《北地胭脂》则

直到她死，伴着她的是她自己，以及她塑造的、别人忘不了、她自己不能忘的诸多人物。

是通过她到英国去购买的。

通信自然不全是谈公事，但她的信都很简短，极少提到她在写什么——除了她注译《海上花》的事之外。常提到的是她的感冒、积食不消化、眼镜找不到、搬家、书籍丢失、胃受了寒气等等，许多令人为她担忧但又觉没法帮她的生活中的小枝节。逐渐地，她的信少了，短了，我也怕打扰她，也逐渐不写了，自一九七一年中后就没信札来回了。但有关她的消息时有听到，多半是一些关心她的朋友相互传递的，只知她愈来愈深居简出，愈发孤僻，愈发远离世间人。关心她的人议论纷纷，我倒觉得这乃是她一向的选择，应该得到尊重的。她死讯传来时，在我眼前闪现的，却是二十多年之前，在小咖啡室里，她用麦管吸冰淇淋苏打时的全心一意的神态。

在小咖啡室里，她用麦管吸冰淇淋苏打时的全心一意的神态。

她不在了，但她永远在。谁能忘记振保兄弟、娇蕊、桂花蒸里的阿小、睇睇、七巧、曼桢、流苏、乔琪、柳原、季泽、长安与长白这些人？不可能忘记。当然就不可能忘记张爱玲这个人。

本来就是。

拜访冰心

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展览室大楼的台阶上，站着一个细致、整洁、端丽的小女人。岁月的足迹是从她身上跨过去的，于是，七十三岁的她，仍然拥有白净的皮肤，既不臃肿、更不干瘪的身体。在这以前，我从没见过她，也没看过她的照片，光凭以前读过她出名的《寄小读者》的散文，模拟她的样子。想像中，她应该是孱弱苍白，看见云会嗟叹，看见海会惆怅的，小不如意，爱依在母亲怀中撒娇的娇小姐。

看到她笔挺而又安逸地立在那里的姿态，看到她那双比年轻人还明亮、还奕奕有神的眼睛，我觉得她不是我想像的冰心，不是写过“湖上的明月与落日，湖上的浓荫与微雨，我都见过了，真是仪态万千，小朋友，我的亲爱的人都不在这里，便只有她——海的女儿，能安慰我了……”，“繁星历乱的飞舞进来，星光中间，缓缓地走进一个白衣的妇人，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着额前。走近了，清香随将过来，渐渐的俯下身来看着，静默不动的看着——目光里充满了爱。神经一时都麻木了，起来吧，不能，这是摇篮里呀！母亲——慈爱的母亲。母亲呵，我要起来坐在你的怀里，你抱我起来坐在你的怀里。母亲呵，我们只是互相牵连，永远不互相遗弃。渐渐的向后退了，目光仍旧充满了爱，模糊了。星落如雨，横飞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那个写繁星，写妩媚温和的湖，写多病的“我”，写“你将永远是花房里的一盆小花，风雨不侵的在划一的温度之下，娇嫩的开放着”的女作家，我不能将这眼前的人归纳到这些年来我自己凭她的

想像中，她应该是孱弱苍白，看见云会嗟叹，看见海会惆怅的，小不如意，爱依在母亲怀中撒娇的娇小姐。

文章而塑造出来的那个冰心身上去。

我迎上去，伸手与这位三十年代以写母爱出名而在七十年代以她的爱散给新中国的年轻人的作家相握。她在民族学院并没有担任教职，因为她外子吴文藻先生在院里任教，他们因此就住在学院的宿舍里。中央民族学院是一九五一年建立的，全院将近一千五百人，其中教职员及其他工作同志占几百人。连汉族在内，共有五十三个民族。教学单位分：一、政治系。二、少数民族语言系，分为蒙、藏、维吾尔、朝鲜、汉语等。三、艺术系，分为音乐、舞蹈、美术等。四、干部轮训部。五、文化补习班。六、汉语系。七、历史系。八、研究院。

民族学院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学校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学生三年的生活一切均由国家供给，毕业后政府鼓励他们去原地服务。全国有九个民族学院，除了北京以外，有西北、青海、西藏、西南、云南、贵州、广西及广东等民族学院。

我们先到大楼里的展览室去看照片文件的陈列，从展览室出来，我们大批人在校园里转了一圈。看了清华、北大（前燕京旧址）的校址以后，觉得民族学院的风格是偏向明丽的一面。正是北国五月暮春的好天气，天特别蓝，叶子特别绿，红砖的颜色也特别明亮。绿叶间，又穿梭着少数民族鲜艳的服装，造成整个环境的清新与亮丽。再加上，音乐室的小提琴。我转眼去看身旁娇小而挺直的谢冰心。浅灰色的外套上那张端正、秀气而十分开朗的脸，我恍然明白为什么已到了七十古稀年龄的她，显得如此惊人的年轻。我很想很想告诉她，纽约中央公园里，被年轻的一代遗弃了的老妇人，是如何佝偻，如何被风湿与寂寞摧残得像一枝枝冬季老桠的树枝，弯曲、灰苍、毫无遮蔽。

但我当然不必告诉他，她知道美国，不比我少。在贵族派的卫斯理女子学院受大学教育的她，早已了解人一过四十即被现实社会冷落遗忘的金钱社会，也许正因为如此，

看了清华、北大（前燕京旧址）的校址以后，觉得民族学院的风格是偏向明丽的一面。

她早年就拒美国物质诱惑的招手，而回到自己的土地来，与大家一起建设新中国。

从广场，我们转入艺术系的大楼。刚进大门，即有钢琴及舞蹈的声音，同行中有人问，可以让我们去看看吗？谢先生毫不犹豫地即带我们右转，进入一个四方形的大房间。房子的一面是三大扇明亮的窗子，阳光流泻进来，照着正在舞蹈的十二个年轻的女孩。她们大概二十岁左右的样子，身上穿着仲蓝的软质衣裤，黑的软底鞋，一律地将短发分扎在后面，托出因年轻、因健康、又因正在运动而显出苹果红的脸。我们进去，悄悄地坐在沿墙的木椅上，她们一点都没理会我们，注意地听着舞蹈女老师的指挥，柔曼地起舞，旋转、上升、徐落。她们的眼睛都朝我们坐着的方向看，因为我们椅后的墙上，钉了几乎齐墙的镜子。她们一面跳，一面观察自己的舞姿是否合乎老师的指导。在她们的脸上，除了全神贯注的神情外，没有任何的拘束、羞涩，或些许的不自在。

在她们的脸上，除了全神贯注的神情外，没有任何的拘束、羞涩，或些许的不自在。

这点是特别令我注意的地方：不管是学校的学生，或是旅馆的服务员同志，或是餐厅里的工作同志，或是火车上专管清洁卫生的工作人员，她们都是如此的落落大方，一副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翁的自在自信的态度。我注意到，因为我记起了过去的自己，读小学、读中学的我，及我同时代的人。在教室里，被老师叫起来，我总觉得浑身不自在，明明知道的讲解，明明背熟了的书，早已溜到九霄云外，剩下的，是个面红耳赤、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的我。不但我，我的朋友们，都像我这样没有“充场”的。能够有人站起来，自在地回答老师的问题，侃侃而谈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像这样，被二十几个观众眼睁睁地瞪着，还能自然自在地练习舞蹈，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你看见这位伴奏的女同志了吗？”坐在我边上的谢先生悄声问我。

我看见了，但没注意到。她背对着我们，由背影看得

出她是个年轻的女子，耳下的直发，纤细的腰身，柔软的手指。脸看不到，但由身段推想，想必是清秀的。“看见了。”我不懂她问我这句话的意思。

“她是马思聪的女儿。”

我眼睛睁得老大，但还是看不到她的脸。大家都坐着，当然不好突然地站起来。可惜我们因为还要去别处参观，所以没等舞蹈下课即离开，我临走还回头看她，仍然只看到她的背影。

“觉得怎么样？”走在处处是绿荫的校园里，谢先生问，“这些孩子们可用功呢，日夜不停地练，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

我把我刚才的感觉告诉她，她立刻说：“是啊，很多人回来都有这个感觉，这就是中国的新面貌，民族自尊心，个人自尊心，不管他或她是做什么的，教大学的也好，开拖拉机的也好，街道卫生工作人员也好，都把它们当作一种工作，为大家服务，你不比我高，我不比你低，这种观念一建立，马上，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为大家服务，
你不比我高，我不
比你低，这种观念
一建立，马上，精
神面貌就不一样
了，是不是？

那个大眼睛的女孩子带着笑说：“谢老太，你歇歇吧，又走路又讲话的。”

她马上反驳：“我不累嘛！我又不是天天讲那么多话的。”大家都笑，但真怕她累，脚下故意慢点。“说老实话，我希望在海外的朋友们都回来看看，百闻不如一见。前一阵有一个日本团体来参观，跑了很多地方，大寨哪，大庆哪，延安哪，桂林哪，都去了，回到我这儿，对我说，你们这个新中国，是直立的金字塔，结结实实地安放在土地上，我们日本，却是个倒立的金字塔，你说对不对，他问我，我当然不好意思立刻表示同意，但是，你们想想，他的话多有道理呀！”

倒立的金字塔，这比喻真好。

回到大客厅，我们休息了，喝了茶，又个别地同几个学员聊了一会儿，才告别出来。谢先生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口，与我们每人握了手，说：“替我问好海外的朋友们，欢迎大家

回来看看祖国的大好形势。”我们答应了，再向她告别。她立在门口，太阳下，一张洁白秀气的脸、一个娇小的老妇人。一颗年轻的心。一份敢改、敢做、敢被批评、敢尝试种种生活的精神。她扬起手来，字字清晰地说：“请告诉我的朋友们，谢冰心还活着，而且活得很高兴。”

当然。

C. T. 二三事

那年我刚由中西部搬到纽约的昆士区。早就听说曼哈顿中城六十六街的影院演中国电影，就巴巴地带着两个孩子，坐着地铁赶到中城去看。那时的中西部，不要说中国电影看不到，连个好的中国餐馆都没有。有中国电影可看，即使要花一个多小时，换三次地铁，也毫不犹豫地赶着去了。那是一九六六年左右。

电影院里空荡荡的没几个人，倒有点意外。想必不是周末，又不在中国城，也不是打斗片，看的人没我预料的。我的两个孩子还小，坐不住，不停地问我要零钱到门口小食部买东西吃。我全神贯注在银幕上，由他们在我钱包里掏钱，然后蹑足出去，又悄悄回来。见没吵到别人，也就没去制止他们。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出去，三个人回来，我才注意到他们带了个比他们稍大的女孩进来，三人并排坐在我前面，有吃有喝的，不再来扰我。

电影快演完时，忽然有一男子在走道上一面来回的走，一面东张西望，嘴里还轻呼一个名字，听不清楚。

电影快演完时，忽然有一男子在走道上一面来回的走，一面东张西望，嘴里还轻呼一个名字，听不清楚。他第三次走近我座位时，我前面的小女孩笑得咕咕响，还说了声：我在这里，爹地！正好电影完结，院内大放光明，我才认出，来回疾走的人原来是 C. T. Hsia，夏志清。

我们搬到纽约没多久，即由朋友（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带我去见了在哥大教书的夏志清教授。对他最初的印象，是他为人非常开朗，说话像毫不止歇的跳跃音符，音符后面的思路也是跳跃性的，忽上忽下，忽东忽西，谁也跟